

心窗  
片羽

## 面面俱到

□朱朱

其实一直不太爱吃面，却也跟风去吃过不同的面，银行巷子深处的面店，除了面以外，还有肉包子，不懂好在哪里却每天人满为患，据说是浇头新鲜入味。去尝了一次，感觉全是油。后来人们说北边有个鱼汤面，惹得早起的男人们晨练完了就会去那里吃一碗，生意好到难以想象。再后来去吃羊肉的地方尝过羊汤面，汤料很鲜，面咋样完全忘了。相比下来，感觉方便面的味道更值得称赞，不需要去那么油腻混杂的地方就可以饱腹，而且方便实用。

对面条没有感觉，但也一直跟在别人后面去不同的地方吃面，路边小店的面大都显得热忱火辣，桌上更是调味罐无数，恨不得搬空后厨。大酒店的面都是餐后上的，只是点缀，有些一看上去就透着精心，连两面煎过的蛋都能保持蛋黄的适当流动，蔬菜碧绿、牛肉鲜嫩，汤汁也绝不会喧宾夺主。

去镇江的时候街边有好多锅盖面店，正宗的锅盖面的确口感很好，据说这种跳面是有毛孔的，容易入味，吃在嘴里有嚼劲，而且料也很讲究，尽管有十多种，但是汤却依然清爽。那会儿觉得，这应该是吃到过的最好的面了吧。这话刚说了没两天便打脸了，在一家私房菜馆吃了一碗面，惊为天人。

那是家老字号的饭店改造的，全是极小的包厢，只能坐三四人的那种，那碗面是当成主食各客上的，前面的秘制蟹和虾的味儿还意犹未尽，那一小碗面更是颠覆了以往对于面的偏见。筷子挑起来只有两口，汤也只是简单的高汤，味儿不重没有浇头，就是没来由的好吃。

家门口的拉面也吃过，眼见着壮汉又拍又拉或是像杂耍一样刀削，但吃到胃里一直是膈应，犹如晚儿子和后娘。现在的面越来越丰富，除去面本尊以外，还有肉带着骨头，还有蛋和火腿肠，人们眼花得只会去选料，而不是看什么面。想起从前自家老娘煮的面，是很多人所不屑的那种“糊”面。面条煮得很烂，青菜和蛋皮都清清爽爽，一点点生抽和一点点盐，吃完就舒服得想睡一觉。

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吃过的酱油炒面。那个从小没有妈妈的姑娘，曾经很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吃饭，烧柴的灶，煮了一大锅水，面条下锅煮沸以后捞出来，用冷水浸了，直接用酱油麻油还有盐拌了一大锅。还没开吃呢，她那个嗓门儿洪亮的奶奶从地里干活儿回来了，倒了大半碗白酒解渴。还有那个借钱买车开出租的瘦个子二侯，也兴冲冲地来吃面。最后面没吃几口，谈梦想和未来话说了一箩筐。

后来二侯发财致富人也变了，换了车也换了老婆。隔了很多年，那个姑娘与我在菜市场偶遇，她用一双生疏忌惮的眼睛看着我，完全忘记了当初咱们是一起吃拌面的朋友。其实我也早不再跟风去吃面，想要面面俱到、事事做到极致的热情跟荷尔蒙一样消失在岁月的风里，只有回忆越来越清晰。



盛夏的草原

齐谨初

## 风，是一把梳子

□石湫

风从头顶上吹来，  
越吹越白  
五彩的人间成鲜明对比  
楼梯、独木桥、水岸新修的步道  
各种散步的姿势和宠物狗  
都在时光的怀中，风  
一遍遍梳着  
各种人流和与人有关的事物

风，从心中起  
看不见的，稀疏的痛与痒  
正从脖子的地方来回  
一如从前。一定有陌生人  
刚刚梳好头，心无眷顾地走了  
在他恋爱时，芳香的手  
也像风一样，落在他头上

一定有一只鸟  
紧闭的喙，吃过醋，  
从身边飞走  
它的羽毛，幡然悔悟的风  
没来得及梳理，只是  
吹了又吹  
一定有一堵墙，卸下风尘  
在小巷中梳理，远去的斜晖

## 画境之中有蓑衣

□明前茶

雨下了一场又一场，稻田里的水逐渐抵达小腿中段，放养稻田鱼苗的人穿着古老笨重的蓑衣，蹚水来往。蓑衣由龙须草编成，每一根露在外面的龙须草上都噙着一颗晶亮的水珠。当活泼健硕的鱼苗甩动泥水，穿蓑衣的人迅速闪避的刹那，这些悬挂的水珠甩出了流线型的一长串，如侠客腾跃，明亮的暗器蜂拥。这是蒙蒙细雨中的唯美时节，稻田方正、河流曲折，哪怕这蓑衣比塑料雨衣看起来厚重很多，但因为每一根龙须草中都有空气流动，其实穿蓑衣反而透汗、干爽。

每年，在梅雨降临之前，老姜会从镇上的编织小作坊中回到乡间老宅，替穿惯了蓑衣的稻农们，编织或修补他们急需的大蓑衣。

蓑衣还有大小之分？有的。因为如今穿蓑衣下田、撑船、垂钓的人实在稀少，老姜为了生存，开发了一种只有八寸高的小蓑衣。这种蓑衣出口到东南亚，是深受年轻一代喜爱的“偶人”装束，可以穿在素瓷玩偶身上，也可以单独挂在朴素的茶室中。它是常规蓑衣等比例缩小而得，好像一只惟妙惟肖的草蝴蝶，两肩如鼓胀的鸟翼，略上翘，中间用棕绳做成紧凑的圆领口。

散发隐隐草木之味的蓑衣，悬挂在素白的墙上，外面是青青苍苍的远山、晶亮绵密的烟雨，这小小的蓑衣仿佛凝聚了蒙蒙的乡愁，在它的背后，有着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诗情，也有着“短蓑箬笠扁舟小。深入水云人不到。吟复笑。一轮明月长相照”的空灵语境。在8寸高的小蓑衣背后，旅人看到的是愈加邈远的故园，是辛劳的农桑与樵渔，看到的是现代化生活中难得的心灵抚慰，以及中国人深深向往的耕读意境。

作为谋生者，老姜并不太懂这些藏匿在蓑衣背后的微妙语境，在他心目中，蓑衣只与渔事相关，与孕育稻米的劳作相关。当年，一件成人穿的大蓑衣可以换一百斤大米，因为蓑衣不仅是雨具，烈日当头时，农人在树荫下小憩避暑，它还可以垫在泥地上，厚实软和的质地可隔绝田间的湿气，避免出现关节病。

如今，绝大多数稻田都采用了机械化的耕作，然而，留守乡村的老农们还有“十边地”要种，这些零星地块位于林边、屋边、山坡边、沟渠边、河边、塘岸边，都是不适合大型农用机械开进的，种这些地依旧需要手作。一件大蓑衣，费料是小蓑衣的十倍，但卖价几乎是一样的。老姜说，只要种田人需要蓑衣，他就卖这个价钱，因为“买小蓑衣的人就是玩家，买大蓑衣的人过的才是一颗汗珠摔八瓣的日子。”

为了编织蓑衣，6月，老姜提前去深山崖面上采摘龙须草。从山顶往下看，映入眼帘的葱绿色如同仙翁纷披的长发与美髯，成片的龙须草在山风中左右摇荡，露水瞬间就会打湿采集人的球鞋。老姜手脚并用攀下陡坡，小心翼翼地采撷。而后，他要赶在梅雨开始之前，将整筐的龙须草通过“三煮三晒”“两浸两露”等工序，使之消去淀粉质地的脆弱成分，生长出韧性。

这就是制作蓑衣的主料。除此之外，因为蓑衣是从领口开始编结，他还需要一只大海碗来模拟人的脖围儿，再围绕着这只碗编织出立体的蓑骨领口。编织领口一定会用到棕绳，从领口往下，将一小束一小束龙须草完美编结起来的，也是棕绳。老姜用一双粗大的手创造出这些天然的棕绳：首先，他要攀上山中高大的棕榈树，用一

个自制的长柄铁爪在棕叶上反复抓挠拉扯，搔扒下来的絮状物便是棕绒。棕绒放在箩筐里背下山，在场院中充分晒干，之后需要将棕绒揉搓成长线，再用一个手摇轱辘，将细棕线捻成棕绳，这样，用来编织蓑衣才有足够的强度。当然，无论是棕绳，还是龙须草，天然材料的柔韧性终归有限，在编织的漫长时光中，老姜这样的匠人不得不长时间蹲着，让沉厚的蓑衣处于相对舒展的状态。“年轻时，蹲着的辰光比睡觉的时间还长。”累吗？肯定是累的。后悔入这一行吗？不后悔，因为，这蹲着编织的场景就像抱着自己的娃儿，眼看着它轻柔跳跃着，长大了、有型了，“上有青袯襫，下有新腒疏。”蓑衣分上下两部分穿着，上面像一袭宽和的坎肩，下面像一条侠士的袄裙。蓑衣编织起来，人就像坐在一片小小的飞毯上，也像坐在一片黄褐色的云彩上，创造的快乐盈满身心。

在编织中，小姜变成了老姜。编好的蓑衣好像世间最浩大的蝴蝶，两翼略上翘，披在身上，就可以感受“山前度微雨，不废小润渔”的快适了。有了这一件蓑衣，人就可以在入世耕作与出世隐逸之间自由往来。

买卖做完了，此地的种田人还有一样老规矩：到了收获季节，会带着自家田里出产的一小袋新米来答谢编蓑衣的匠人。新米与超市里的大米有点不一样，抓在手里泛着莹白的光，凑近鼻尖嗅闻，有一股难以描述的米香，清润扑鼻又低调敦厚。

新米煮粥，会有一层米油浮现，喝一口，齿颊生津。买了蓑衣的老农还惦记着他，老姜知道，这是稻米文明中流传下来的接近散逸的传统，但还是被这份记挂触动到了。

紫琅诗会

芬芳一叶